

岁月书系 岁月书系

俞天白

最后一轮太阳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是俞天白的第一本散文随笔集

俞天白是十年来笔耕不辍

在其所著的各种文体的八百多万字中

散文随笔却是少而又少

这里是从他仅有的百余篇散文随笔中精选出来的

用他自己的话说

『都是记录着我的父亲、朋友、我的行踪，

以及我思考过、奋斗过的内容。

可以说，

我的家世，我这一辈子的经历、拼搏和社会交往，

差不多都浓缩在这里了。

好多有关我身世的话题，

是从来不曾对外披露的。』

『最后一轮太阳』让你走近俞天白，

了解俞天白，从而认识一个真实的俞天白。



岁月书系 岁月书系

岁月书系 岁月书系

最后一轮太阳

俞天白

●



这是俞天白的
自传，从他的
童年到晚年，
记录了他各
个时期的生
活经历。

岁月书系

老不都
好多都
是从来
一最后
了解天
白

最后一轮太阳

俞天白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俞天白 著

最后一轮太阳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目

录

我就是我

- 3 我就是我
7 生存就是选择
12 名人的背后
15 发觉盲从以后
19 秋水长天
26 最后一轮太阳
34 在挫折中寻找自信
40 我的家和我人生的 X 地带
47 父亲与儿子
55 窗外的窥视

60 人不是猫,也不会全是虎

66 附录:HALLO? HELAU!

——在德国第一次

参加狂欢节 俞可

74 儿子心中的家

80 附录:回家 俞可

心 碑

- 85 也是一种缘
89 心碑
93 作家的幸运
99 友情和启悟
102 方舟
107 哭荒煤先生
110 但愿我生如你生
113 人在长河大海中
117 伤心应数无情寿
123 天使摇篮

金融与文学结缘

- 129 金融与文学结缘
132 我们需要清醒

“金融意识”乱弹	135
重塑空间的艺术	141
一样啼笑皆非	144
换井	146
三个铜板的教训	149
也是一种赌	152
赚钱之“道”	155
钱是一杆秤	158
婢女家奴与情人	161
水为财,财如水	164
财富在于积累	167
环球同此凉热	170
名人与英雄	173
我读阿德勒	177
应该确立这样一种视角	181

我心中的金华江

我心中的金华江	193
庄严的宁静	197
飞越帕米尔	200
情系蒙特罗	203
罗马断想	214
罗马斗兽场里的猫	219
倾斜:永恒之美	225
旅伴安娜	230
地中海性格	236
佛罗伦萨印象	241
安娜·布依雅蒂	245
东京第一夜	250
沉重的轻松	255
浅草今半	259
金黄的盲人线	263

俞天白 著

最后一轮太阳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俞天白 著

最后一轮太阳

SUI YUE SHU XI

岁 月 书 系

我是水，不是箭

- 269 我是水，不是箭
276 想起了罗曼·罗兰
282 人是多元的复合
289 当代文学选择的重要视点
293 撩开现实生活的面纱
298 我的三次文学选择
306 历史和历史感
311 给文学以怒江的性格
314 写出尊严与自信来
317 深度在于参与
321 《上海：性格即命运》的写作动因
327 上海人：无法定格的形象
332 也谈“精品”
335 捕捉当代都市视觉
339 关于“财经小说”
342 我寻求过，我将无悔
358 后记

我
就
是
我

我就是我

先看看评论家、作家、记者、教授、市民和子女是怎样看我的。

复旦大学的王锦园的评价是：“他不是幸运儿，他是苦行僧。”

新民晚报的林伟平则称我为：“孤独的牧羊人。”

鲁迅文学学院的何镇邦，把我描绘成“中国文坛上的不安定分子”，“他从来不愿重复自己”。

新华社国内部的朱幼棣则将我比喻为“中国文坛上的推土机”。

在新华社上海分社的赵兰英笔下，老俞虽然“土里土气”，但是“俞天白，这个名字在上海经济界、金融界可说无人不知”。

在西安，路遥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真能写！”

日本一桥大学教授折敷濂兴初次见到我，惊讶地说：“简直不相信《大上海沉没》会出自你的手！”

上海某位副市长有次说到我：有才气，可脾气不好。

弄堂口的皮鞋匠突然发高烧，我搀着他送进华山医院的急诊间，挂号配药忙完了，这皮鞋匠和弄堂口的小店店员，才知道我就是俞天白，一下子都瞪大了眼：“真是你吗？怎么会是

你呢？半点作家的派头都没有！”

至于我儿子，对我则完全是无可通融的：“你归根结底是个农民，永远成不了上海人！”

当然，也有人在一时恼怒失控的情况下，不指名地骂我是小人，并描绘我把一双臭脚搁在办公桌上……

诸如此类，除了我从来没有把臭脚搁在桌子上的习惯之外，我都无法用“是”或“否”来作简单的回答，我就是我，一个连我自己都无法准确向你介绍的我。

说才气，有时候自我感觉极好，常作怀才不遇之感慨；有时候却自惭形秽，恨不得去跳楼；到年长，才知自己确无多大能耐，值得自慰的，就是有股子认准一点锲而不舍的钻劲和“细水长流、积少成多”的韧劲，“苦行僧”、“孤独的牧羊人”等等倒有点像。显得有才气的倒是当众演说，十次有九次获得了听众的掌声。这是当了20年教师的结果。可惜，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乡音不改，南腔北调，没有听懂的那一半，无非被我激动的神情所感染，跟着另一半人捧我的场罢了，我岂能把客气当才气？

说外貌，我一点都不潇洒，深知“摆架子”的重要，无奈学不像。喜爱杯中之物，却谈不上任何海量，一到物我两忘，酩酊朦胧，便不想再饮，居然有了个颇为显眼的啤酒肚。因身无所长，对这只啤酒肚特别看重，倘有人对它不敬，我便涨红了脖子辩解曰：男人没有肚子，就和女人没有胸脯一样难看。

平生无特殊爱好。属牛，却不敢妄称“孺子牛”。只在室内悬一轴春羊图，两只在啃吃刚吐绿的小草的羔羊，旁边悬一货真价实的龙泉宝剑，如备用状，以此明志：为人一定要像羔羊一样善良，但必须学会用剑捍卫自己的尊严！

不过，我最怕面对鲜血。为此，至今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好在亲友都能从我的言行中推测到我应该属于哪一种。好动、急躁、爱打抱不平、对不顺眼的事当面直说，但有的是与人为善之意，而无半点害人之心。最难受的事是把话窝在心里面，觉得想说就说才活得自在。这件事刚上手，就想去做另一件事；这一部小说还没有杀青，就想写下一部……

写了不少小说、报告文学，博得了一个“多产作家”的美名。但自己满意的那一部始终是即将写的那一部。何镇邦说得对，我的确是个不愿重复自己的“不安定分子”。生在大变革时代，我雄心勃勃，却生怕脚不着地，在不想因袭传统的时候只担心一步跨得太远，于是，总是自虐般地跟自己过不去。我写的是无法再贴近现实生活的生活现实，却要让人物性格闪现出历史的光辉；我无法不写“当代英雄”们的非道德行为，却要在作品中倾注进强烈的道德力量；我写的是小说，却绝不希望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小说，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文人文学、纪实文学和大众文学相互渗透的文学。长篇系列小说“大上海人”中的《大上海沉没》、《大上海漂浮》以及《大都会》等，就是追求这种独特文体的活样板。

我描绘了上千个人物，林林总总的差不多写到了中国当代城乡各个阶层。自我感觉比较好的，则是几个着墨不多的女性。绝非因为我欢喜在脂粉堆里鬼混。不管和多么漂亮的女性打交道，我始终不忘自己所承担的家庭责任。一到日落西山，百鸟归巢的时候，就要返回家门。10点钟左右上床就寝，为的是不影响次日清晨那几个小时的写作。看手相的十个有九个说我婚姻线是最最单一而稳固的。写女性之所以比较好，大概还是那份恋母情结在起作用，只能说明我的不成熟罢了。

虽然物质欲望一点不强烈，温饱之外无多大要求，但从不放弃发财的憧憬。无耐发财的机会送到眼前来的时候，总不知道怎样去抓取，去利用，就像想出名，出名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总要前顾后瞻一样。这仿佛成了文坛的一个谜：我结识了那么多金融家和证券界的大老板，铜钱味薰薰也把钱包胀圆了，怎么不发财？是的，我结识了为数不少的财神爷，虽说不上是患难之交，但也可以说是雪中送炭。可惜，“人生识字糊涂始”，就因为肚子里装了那么一点墨水，教我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想到的只是如何把他们写进文章，世人追求的万贯资财，在我的眼里，不过是一件件道具罢了。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我永远成不了上海人。

自然，还因为我欢喜观潮而不欢喜赶潮之故。我相信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不想卷进漩涡中去，所以有好几回在“一个不当心之间”避开了一场祸祟。于是，大福不到，大难也没有临头，平平淡淡，安之如飴。也正因为如此，早已过了知命之年，却身壮如牛，壮心未已，订了好庞大的写作计划，仿佛生命刚刚开始。最令我开心的事，是每天到《萌芽》编辑部去，接受青年编辑们亲热地叫我一声“小伙子”。

这就是一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我。

1994 年春

生存就是选择

我曾经在一份报纸上写过，我是一个被逼拿文学当饭碗端的作家，但是语焉而不详。《浙江青年报》文艺版的编者要我谈谈对当今文学的想法。作为离乡多年的故乡人、作为《萌芽》杂志的副主编，我觉得详细写出来，或许会有价值的。

我有一个好父亲。他名春，字景回，还有一个表述自己志趣的怪号：不眉。眉毛高踞于五官之上而无多大用处，正如尸位素餐的官僚，为他所不齿。正因为这种人生态度，当他在当地一份报纸任主编的时候，他激烈抨击时弊，以致“四·一二”政变时被作为共产党员通缉。他逃亡到上海，获得陈望道先生的保护，并曾见过鲁迅先生。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才带着妻子儿女回乡挂牌行医。以后就一直悬壶桑梓，边医边教育我们子女。根据他的志趣以及他同望道先生的交往中所受的影响，他希望我成为作家，著书立说。所以一到我们懂事，他就在床头教我们读唐诗、宋词等，然后逐步指导我们阅读《水浒》、《三国》、《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名著，同时，也读鲁迅、茅盾、老舍、巴金和屠格涅夫、芥川龙之介等现当代中外名家的作品。重点当然是中国古代诗词和散文。他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明确的：为的是将来能够在字纸篓里找材料，混碗饭吃。

“找”，自然就是寻觅、选择的意思，这一个字贯串了他对

我们子女教育的始终。

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希望我们当作家，但绝不希望在一棵树上吊死。他强调另外一句流行的格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此，他不让我们进那些学店式的学校，而躬行中国传统的家学。他不懂外语，对数理化也不在行，但他把行医外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到我们身上了。为了能够让我们尽快掌握数学上的诀窍，他决心从头学起，往往为了一道题的多种解法而钻研通宵！病家要他出诊，他也带着我们兄弟一起走，路上，他不是叫我们背唐诗宋词，就是叫我们演算数学习题，随时蹲下来，捡一块石子，在青石板或者沙土路上书写，以致方圆数十里内的农民都流传这样一句话：要找俞不眉么？照路上的字去找，一定找到！

这时候，我还不知道将来到底当什么家，反正，文学、数学我都喜欢。

但是，倾向很快就形成了。是我 11 岁那年，我们兄弟俩不能再接受家学了，必须进一所小学去获取一张毕业文凭。不然就无法去考中学继续深造。于是我进了当地一所中心国民学校的高小部。这所学校有个传统：每学期举行一次速算比赛，全体师生参加，演算同一份试题，以先交卷而又成绩优秀者为优胜。列届冠军的姓名、得分、速度，都悬挂在礼堂上，作为学校的成绩展览。我自然不例外地参加。这是我数学天分、父亲教育结果的一次无情检测。很意外，我竟以 4 分 20 秒演算完一百题，并以满分而名列前茅，不仅将上学期的冠军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而且也使所有参加的青年教师，不敢公开自己的演算结果。

即便抄写也不可能达到这一速度的啊！教导主任不能不

怀疑这份试题的保密性了，他突然宣布重新举行比赛。出题、刻写、誊印、封卷，全由他一个人在比赛前几个小时内办成。

我仍以同样速度夺魁。只是因为，这次重赛分明是冲着我来，委屈慌乱中错了四题。

不仅是这一次，而且在两年中，我都是以无可争议的成绩连续保持第一名而征服了全校师生。文凭到手以后，我就去报考中学，居然仍以优异成绩名列榜首。

然而，我不能入学了。就在报考前夕，父亲因冤案入狱了。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那所中学的校长是陈望道先生的胞弟陈致道先生，与我父亲也是朋友。他还不知道我家庭的祸变，写信来催我入学。他言词恳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令郎成绩鹤立鸡群，尤以数学为优。……如不入学深造，将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损失。”

但我仍然无法入学。一俟父亲出狱，便举家迁回原籍种地去了。父亲冤案仍未了结，已经无心教育我们。铺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在山沟沟里当农民的一条路了。当时我只有12岁！

感谢父亲的远见。他早已懂得，在这物竞天择的世界，对孩子最大的爱，是培养他们主动选择的能力。我被生活所迫，毅然抛弃了一步步需要严格训练的数学而选择了文学，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17岁，我便开始写小说，翌年便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不久，我凭着这一份“资本”，让县政府同意我以同等学历报考大学。终于让我一步登天，跳出了山沟沟跨入上海大学之门，并继续让文学不断改变我的命运，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永远感谢父亲。他没有给我半分家财，却给了我一份受

用不尽的生存选择的本领，以致到我当了父亲，我仍以他这套教育方法教育我的儿子，尽管时代、社会和生活环境都变了。受家庭影响吧，我的儿子俞可自幼展露出文学的才能，小学五年级获《儿童时代》征文奖；高中一年级所写的作文，被选入上海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八十年代中学生作文选》；大学一年级，他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对我的作品评头品足，长达万字的评论文章，以《试论俞天白的自我迷失和自我超越》为题，发表于《小说界》1990年第二期；《现代家庭》编辑上门向我约稿，坐在一旁的他，竟插嘴打断了我打算“写写儿子”的承诺，出的点子举座震惊：你不要一个人对我说长道短，还是来个父子对话吧！果然，《现代家庭》杂志很快把我们的父子对话整理出来，刊登于1989年第八期上，题为《父亲与儿子》，为这类杂志的文体增添了色彩。

这样的儿子，凭我在文学界、教育界的种种影响和关系，我完全可以在短期内把他拔成花红叶绿的“最年轻的作家”。不。从他懂事起，我就防止他过多地接触文学而染上青少年最可怕的“文学病”，到年长，我仍不希望他以文学为职业而进入大学读中文。我建议他趁年轻，多学几种技能和求生的本领，便于在这个复杂多变、竞争激烈的世界中，多几分选择的主动权和选择的自由度。而文学只能作为陶冶性情的爱好，当作一种“后备技能”（其实，文学是一门选择的艺术，缺乏选择能力也当不了真正的作家）。他无条件地接受了我的建议，避开了文学而选择了另一门专业。正因为如此，他很快抓住了一个机遇，离开大学到德国留学去了，到那个复杂的社会中磨练去了。他今年才24岁，但已经传来了令我们父母放心的消息。我不敢预期他今后会有怎样的大出息，然而，就凭所见的这一